

巴赫型音乐对波普尔“客观知识”学说的影响

何超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波普尔的“客观知识”在其客观性属性上,类似于超脱贝多芬的自我性、体现客观美感的巴赫型音乐。巴赫音乐音符与音符之间具有严谨又不失美感的客观秩序、不能被理性所摒弃的严密的数的逻辑构架,其客观性诉求与波普尔寻求超脱于主观、从而能够在客观形式中达到统一的知识类型——“客观知识”学说建构之间,存在发生学关联,直接导致波普尔对世界2与世界3的区分。巴赫型音乐对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深刻影响,为音乐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彼此通约,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关键词:波普尔;巴赫型音乐;贝多芬;客观知识;世界3

中图分类号: B5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2)02-0068-05

哲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恰当地领会哲学家的思想及其建构对于哲学家所属的文化背景的依赖关系。在波普尔那里,音乐对于哲学的内在影响无疑构成这种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①波普尔犹如行走于科学、哲学与音乐这三个维度之间的旅行者,用恰当的方式——既在思想实践上,也在理论总结方面——将三者巧妙地融会贯通。

在西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这同哲学与诗(广义上的艺术之象征)的关系的古老争论有关。其实在最高境界上,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内在关联。巴赫型音乐^②对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学说的建构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即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一生都在从实践和理论上研究着音乐问题”^[1]的波普尔,充分肯定了音乐同自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多方面关系。

从狭义上说,音乐和我智力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从我对音乐的兴趣中产生出至少三种影响我终身的思想。一种与我关于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的思想有密切联系,并且与教条和传统的重要性有密切联系。第二种是两种音乐作品之间的区别,而我认为这种区别是无比重要的,为此,我提出使用“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个术语。第三种是认识到历史决定论思想在音乐和整个艺术方面的智力贫困和破坏力。^{[2]⁵⁴}

波普尔承认:“正是我对音乐的兴趣使我作出那时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智力发现……这个发现后来对我

收稿日期: 2011-10-05

作者简介: 何超(1985-),女,山东莒南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波普尔在其自传《无尽的探索》中多次提到,音乐对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所有这一切(指他的最初运思——引者注)中,关于音乐的思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我的生活中,音乐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卡尔·波普尔所著《无尽的探索》一书第52页。波普尔从小练习小提琴和钢琴,甚至一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并将巴赫作品作为创作乐曲的“柏拉图式的模型”。虽然波普尔承认自己并未在音乐上“取得”杰出成就,也断言自己无音乐创作的天分,但他写的赋格曲却成为他得以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教会音乐系的“敲门砖”。这一切,都使得波普尔对于古典音乐的热爱有增无减,并坚持认为音乐对自己的智力与学术的影响是终身的。

② 巴赫型音乐意味着,巴赫音乐的特点已经深远地影响了后来者的风格体系。作为一种典型,巴赫成为该风格音乐的代表人物和象征。

在哲学方面的思维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最后甚至导致我对世界 2 和世界 3 的区分,这个区分在我晚年的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60} 随着对音乐的理解不断深入,他将目光逐渐转向了两位大师——巴赫和贝多芬。波普尔既热爱巴赫,又热爱贝多芬。“不仅是他们的音乐而且是他们的人格,我认为,他们的人格通过他们的音乐就变得清晰可见了。”^{[2]61} 而“正是为了区分巴赫和贝多芬对待他们作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我引入了——仅为我自己——‘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术语。”^{[2]61} 波普尔关于世界 2 与世界 3 的区分,“采取的形式是解释巴赫和贝多芬音乐之间的区别,或者解释他们探讨音乐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我仍然认为我的[这个]看法有些道理,即使我后来认为这种特定解释过分夸大了巴赫和贝多芬之间的区别”。^{[2]60}

在一定意义上,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公元 1685-1750 年)与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公元 1770-1827 年)是西方音乐史上的“双子星座”,代表两种不同的音乐诉求与格调。

“巴洛克音乐倾向于表现情绪的一致性,巴赫的音乐尤其如此”。因为“他喜欢在每首曲调中,精心营造一个单独的旋律,以不变的节奏形成统一。”^{[3]139} 这种“情绪的一致性”同客观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因为它事实上“束缚”了情绪的主观性表达,从而与客观性相契合。“在认识巴洛克风格时,对 17、18 世纪的科学发现有所了解也同样有所帮助”。^{[3]103} “回顾巴洛克时代,科学方法和伽利略(Galileo)及牛顿(Newton)等天才的科学发现,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到 18 世纪中叶,理性力量的信念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开始逐渐动摇当时社会和宗教建立的权威”。^{[3]159}

“相对于晚期巴洛克音乐中单一情感的表达,古典主义作品中的情绪波动起伏。”^{[3]162} 这一重心的转移意味着由客观性向主观性的嬗变。

作为复调大师,巴赫始终强调音与音的关联性、音乐的客观美感。“根据这种客观主义理论,正是作品成了音乐家情感的主要依据,而不是相反”。^{[2]68} 这正是巴赫型音乐客观性的表现。“无疑巴赫的思想可以发展,通过作品,音乐家可以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借助试错法来学习……。在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一种单向‘作用’——仅仅是他的个性表现在他的作品中”。^{[2]64} 而在某种意义上,贝多芬的音乐乃是他人格化形式,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贝多芬称:“我的王国在空中。声音像旋风般围着我打转,我的心中也常常掀起这种旋风”。^{[4]81} 这有点类似于康德实现的那场“哥白尼式革命”,使参照系由客体移向了主体,一切都围绕着作为主体的“我”“我的内心”而旋转。^①

巴赫型音乐辅旋律的自由发挥并非完全主观地按照音乐家的想象力,而是始终围绕着定旋律这个主轴去展开,恰如“带着镣铐跳舞”,“舞者”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却始终无法摆脱“镣铐”所许可的范围。^② 贝多芬的音乐则与之相反,它总是习惯将音乐的走向完全控制于作曲家的情感之中。严格地说,贝多芬音乐的主轴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循规蹈矩的音乐定旋律。事实上,知识的客观性恰与对位法中辅旋律的产生相似,知识的客观发展一定是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实现的,这样才能保证知识一以贯之的客观性。即使对知识持有强烈批判性的波普尔也承认这一点。

如果说贝多芬的乐章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主观性”诉求,巴赫型音乐在风格上则是“客观性”的冷静与理智。这种分野,使波普尔如此感兴趣地对其进行了看似对立的区分:“巴赫在他的作品中忘记了自己,他是其作品的一个仆人……。但是他不像贝多芬不时意识到表现他自己,甚至意识到表达自己的情感,正是由于这

① 贝多芬音乐的主观性特征与其本人的人生遭遇亦有关。他的失聪,使他不得不返回自己的心灵。贝多芬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現在过着非常孤单、平静的生活。虽然有时也出现火花,让我苏醒,但是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感到异常空虚,甚至连一般不离开我的缪斯,也无法填补和得到胜利”。他沉溺于内心世界:“我最感兴趣的是精神王国,它高于一切宗教的和人世的君主制度”。参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贝多芬书信选》一书第 35 页、第 91 页。

② 从音乐技巧看,复调音乐由定旋律和辅旋律构成。对位法中出现的辅旋律产生于定旋律,但自身是自由的,并带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干扰、影响定旋律,同时也极少受到定旋律的制约。如果有绝对的自由,即客观条件、客观性没有束缚或束缚性极小的话,反而不会产生复调音乐。正是由于旋律的教条限制,才产生了定旋律,而以定旋律为根基的对位法——复调音乐也才能得以产生。“定旋律使发明自由变为了创造的规律性”。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卡尔·波普尔所著《无尽的探索》一书第 57 页。

个原因,我看到他们代表了对待音乐的两种相反的态度”。^{[2]63}在波普尔看来,“音乐家用他们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意愿时是不同的,有些人将自己想要表现的意向含蓄地隐含在其作品本身中,而有些人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意图宣扬在其作品中”。^{[5]87}在波普尔的音乐体验中,只有巴赫那样沉稳与不动声色的音乐,才能代表音乐的纯粹性,并真实地体现音乐的客观性。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研究巴赫,都有巨大的困难挡路。”^[6]因为无论从艺术角度出发,还是用技术手段分析,都无法得到一个单一的、平面性的巴赫。聆听巴赫的音乐,人们在柔美而深刻的乐章背后,很难不被其规整的秩序、严密的逻辑构架所震撼。巴赫用一个个音符,建构了深埋于表面音响的极其精密的客观性的雄伟塔柱。我们无法从每一个音符中读懂巴赫,但其构筑的一丝不苟的乐符秩序却给予了我们进入其内心深处的阶梯。波普尔不仅真正走入了巴赫的内心世界,并且藉由巴赫音乐所隐含的客观性诉求,自然地过渡到了客观知识思想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伟大思想的承继既属巧合,又是必然的。倘若没有波普尔与巴赫对于客观性的相似的体验,波普尔也决不会对巴赫音乐中的“客观性”情有独钟。无可否认,巴赫音乐中的“客观性”诉求给予几个世纪之后的波普尔以重要的灵感和启迪。

正如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音乐在赋予人类的同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事物中建立某种秩序,尤其是指人与时间的协调。”^[7]这一点在巴赫型音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试图用一种客观的形式或规律来剥离或消解人与世界的对峙。波普尔并未因此抹煞贝多芬音乐的伟大性,只是在其心目中,唯有真正抛开感性 with 情感之后的音乐,才能显露隐匿在音乐背后的客观信息。

二

波普尔的目的是寻求一种超脱于主观的、从而能够在客观形式中达到统一的知识类型,即所谓“客观知识”。^①波普尔强调,“必须把客观意义上的成就或解决办法同成就、知道、信念的主观感觉区分开来”。^{[2]147}

波普尔之所以在知识问题上不信任主观性,是因为“知识的源泉必须保持纯洁,因为任何不纯洁都可能成为无知的根源。”^[8]主观性不仅不能导致知识,相反,它有可能沦为无知的渊藪。客观知识的特点是:客观性、自主性、对象性和可分享性。^②

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划分既是实在论的,又是多元论的。波普尔认为“可以旁证所有三个世界的客观实在性”,^{[9]166}并明确指认世界 3 的客观实在性。他宣称自己“一直是一个笛卡儿的二元论者(……);而且如果不是一个二元论者我肯定更倾向于多元论”。^{[2]198}波普尔的“多元论”是指在世界 1 和世界 2 构成的二元论基础上又增加了世界 3。世界 3 具有两个基本规定:“在承认第三世界是实在的或者(可以说是)自主的同时还可以承认第三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们甚至可以承认,第三世界是人造的,同时又明明是超乎人类的。”^{[9]169}这种双重规定使世界 3 既区别于世界 1,又区别于世界 2,从而获得了自身的自足性。它也从根本

① 波普尔将人类“知识”分为常识、经验知识、神话传说、科学知识、哲学、艺术、宗教等七类。他强调:“我希望区分两种‘知识’:主观知识(因为主观知识由生物体的倾向构成,所以最好称它为生物体的知识)和客观知识即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它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主观知识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理论,……其基本主张是:‘认识’是一种活动,并且预设了一个认识主体的存在,认识是自我的认识。”在他看来,“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卡尔·波普尔所著《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一书第 78 页、第 117 页。他以“捍卫客观性”为出发点,坚持“客观主义”立场。客观主义意味着,承认“(1)客观问题,(2)客观成就,即问题的解决办法,(3)客观意义上的知识,(4)批判,它以用语言表述的理论为形式的客观知识为前提。”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卡尔·波普尔所著《无尽的探索》一书第 147 页。

② “这种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同任何人自称自己知道完全无关;它同任何人的信仰也完全无关,同他的赞成、坚持或行动的意向无关。”客观知识属于已经外化了的、可以被对象化的形态或规定,它具有主体间性意义上的客观性。“客观知识的世界……是一个基本上自主的世界”。所谓“自主”,是指它作为人类创造物,又反过来能够“自我创造”。就可分享性而言,波普尔曾以蜜蜂酿蜜为例,“每只工蜂为了保持体力以便酿制更多的蜂蜜,一定要消费蜂蜜,其中有些通常是其他蜜蜂酿制的。”而作为客观知识的理论,与蜂蜜一样,也可以为科学家所分享,构成科学发现的背景知识。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卡尔·波普尔所著《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一书第 117 页、第 126 页、第 297 页。

上决定了客观知识的性质,即一方面是人的心灵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又独立于人的心灵世界,成为无“人”在场的客观存在。

波普尔指出:“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是最重要的第三世界的语言实体”。^{[9]167}而人类的知识无法离开“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总是采取这种“语言实体”形式。这就从载体或外壳的意义上揭示了世界3同客观知识之间难以剥离的联系。波普尔始终认为,客观知识是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即是用语言和文字这个工具将“世界2”表达出来。如果说客观知识属于世界3,那么主观知识则属于世界2。波普尔在谈到世界3时,曾说它是“科学图书馆的世界,谈论书籍、科学问题和理论,包括错误的理论”。^[10]其实,这也正是波普尔在刻画“客观知识”时所给出的外延,譬如他说:“这里的‘知识’一词,我们只取它的客观意义或非私人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可以说是记载在书本上、存放在图书馆里、或者在大学里讲授的东西。”^{[9]297}

“这种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同任何人自称自己知道完全无关;它同任何人的信仰也完全无关,同他的赞成、坚持或行动的意向无关”。^{[9]117}因此,在世界3的意义上,波普尔对“客观知识”本身作了一种朴素实在论的理解,他甚至不承认“理解”对于客观知识的建构作用。

巴赫音乐最突出的客观性即是,当巴赫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已然脱离巴赫本身,不需要羁绊创作主体本身的情感因素;而在贝多芬那里,情感因素始终无法与其作品相分离,即使将作品付诸乐谱,也依然难以脱离作品最根基的那部分主观情感因素。波普尔称:“对于我自己的思想来说,尤其是在对一个人自己的作品的关系上,客观和主观的方法或态度之间的对照已成为决定性的了。并且它不久就影响了我对认识论的观点”。^{[2]61}

波普尔的“客观知识”在其客观性属性上,类似于超脱贝多芬的自我性、体现客观美感的巴赫型音乐。巴赫音乐旋律中的“客观性”的表征体现着巴赫莫大的智慧,巴赫所追求的是音符与音符之间严谨而又不失美感的客观秩序。若拿音乐类比,波普尔语境中已有的“定旋律”或者说“知识”,可以成为“新旋律”或者说“新知识”建构的框架或支撑。而这个框架不仅仅是单一地适用于有秩序的已知世界,也适用于秩序混沌的未知世界。

基于波普尔对于“三个世界”的分析,对于认识主体,世界3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已经知道了的客观世界,还包含着有待探索的更深层的客观世界。而对于尚未探索到的世界3中的客观世界,即是需要认识主体运用理性去批判的科学世界,这就是知识的进化问题。波普尔赞成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科学知识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表明,通过以纯物理的语言说明世界上存在计划和目的,在原则上可能把目的论归结为因果关系……。自然选择机制原则上能够模拟造物主的行动以及他的目的和计划,它也能够模拟有理性的人类为实现其目的采取的行动。”^{[9]279}“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9]270}把握知识的进化与增长是波普尔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把对客观知识的分析作为知识进化的基础。巴赫音乐中最关键的核心是复调与赋格,而复调最重要的特征即是辅旋律与从定旋律中的产生、脱离与依赖的关系与影响,这与波普尔的知识积累问题中的客观性增长以及客观知识的根基问题不谋而合,它们具有相同的建构模式。一旦借用前理论作为攀爬的基石时,就要立刻回过头去看一看那块“垫脚石”。仅仅观察是不够的,还需要去斟酌为什么它只能作为向上攀登的“垫脚石”,而不会成为永远平直向前的“尽头砖”呢?这恰如复调音乐,即使辅旋律与定旋律拥有相似的形式,却每次一定都是在突破之前的定旋律基础上去改进的。即使循序渐进的点滴改变看起来似乎并不明显,但若足够仔细去观察、去倾听,会发现复调音乐的美恰恰体现在这种承继性上的突破。这一点恰恰类似于波普尔对客观知识所作的描述,因为客观知识的突破不是无中生有的突变式发生,而是在环环相扣中的循序性改进。这难道不正是巴赫型音乐与波普尔客观知识之间最精妙、最传神的相似之处吗?

巴赫型音乐可以作为一个“柏拉图式的模板”,但若把贝多芬的音乐作为这样的“模板”则是危险的。这是因为贝多芬是不可复制的,是唯一的。贝多芬音乐的主观性过于强大,没有人能在主观性上模仿贝多芬。

这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巴赫音乐可以为一种音乐类型提供风格模式,而贝多芬音乐却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彻底献身精神,绝不在于仅仅表现艺术家的个性,而是要超越艺术家的个性。当波普尔把“客观知识”归结为“柏拉图式的世界理论”或“客观精神的理论”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波普尔将巴赫型音乐作为自己的“柏拉图式的模型”这一情形。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音乐作为最早的与上帝进行“交流”的语言,抛开其宗教的背景,它所蕴含的音符与音符之间的数的逻辑结构是不能被理性所摒弃的方式。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巴赫型音乐的风格当中。波普尔在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揭示出音乐在自己的科学哲学的创建中所发生的不可忽略的深刻影响,这无疑取决于巴赫型音乐的客观性风格同波普尔“客观知识”学说之间发生学关联这一事实。即使波普尔思想有些许的片面性,但他在音乐与哲学的沟通方面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波普尔走出的这一小步,要比我们在对他进行批判时所做的种种看似“全面”的分析关键而重要得多。

参考文献:

- [1][德]H.阿尔伯特·卡尔·波普尔(1902-1994)[J].王彤,译.哲学译丛,1996(Z):1.
- [2][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M].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3][美]罗杰·凯密恩.听音乐——音乐欣赏教程[M].王美珠,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 [4]贝多芬书信选[M].孟广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5]GOTLIEB H, KONECNI V J. The effects of instrumentation, playing style, and structure in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J]. Music Perception, 1985, 3(1).
- [6][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顾连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435.
- [7][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马英琚,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译者前言”7.
- [8][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1.
- [9][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10][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的宇宙[M].李本正,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102.

The Influence of Bach-Type Music on Popper's Thought of Objective Knowledge

HE Cha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style of Bach-type music enlightens in depth the thought of “objective knowledge” proposed by Karl Popper. Beethoven's music gives expression to “subjective” appeal, while Bach-type music, “subjective” soberness and reason in style. Karl Popper's “objective knowledge” is based on the partition of three worlds. As “world 3”, it is characterized by objectivity, autonomy, shareability, etc. The isostructuralism and coherence in style between “objective knowledge” and Bach-type music provide an illustrative case for the commensuration of art and philosophy in certain sense through the reflective handling by Karl Popper.

Key words: Karl Popper; Bach-type music; Beethoven; objective knowledge; world 3

(责任编辑:江 雯)